

□ 荷花池

就，就不必在此赘言了。总之，建五是一个英才“倍”出的集体，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是认认真真地做事，认认真真地把事做好，而且力求做得好上加好。追求卓越，这是清华的风格，也是建五班的风格。

我还想到，那几位英年早逝的同学，像才华横溢的应朝、功在保护古城的王景慧、事业有成的林丙棠、老实憨厚的张增贵、名门世家的张允冲、十项全能运动健将殷亘龄，特别是较早病逝的蒋钟堉，1984年去世的时候才42岁。这位曾在毕业设计时与我相处半年多的女同学，那么单纯、憨厚，竟然成为班上较早离世的同学。在马国馨推荐我看《蒋天枢传》之后，我才知道蒋钟堉患病之后的情况，我落了泪，惋惜这位早走的好同学，也后悔我没有能够参加她的告别。此外，先我远行的同学还有：诸耀明、黎旺秋、范玉庆、朱治安、王崇礼、陈尚义、罗玉阁、胡正凡、周美培。我会永远记住这些名字。我想，如果真是有一个天国的话，有一个应朝在那里，加上一个陈尚义，那里的建五班会还能开得起来。

毕业60年还能开得起几十人的班会，太难得了。就我自己而言，我自忖愧为你们的“班主任”，和同学们的交往我不及崔克摄，和同学们思想的深入我不及单德启，于德于才我也不及班上的每一位同

学，更谈不到“学为人师，行为世范”这个师范的最高标准，我还差得很远很远。

但是，建五的同学们并没有忘记了我，使我终生难忘的是：在十年浩劫、我历经困难之后，我收到的第一封信，竟是建五的姚娟娟寄来的，关心我的情况，询问我的安危。而应朝、黎旺秋生前每年必有一张贺卡寄给我，孔力行更是对我关怀备至，时有信来。马国馨知我爱书，每有新作必定寄我一本，这些虽然都是些许关怀，却都使我感激不尽，牢记在心。很简单，同学们没有忘记了我。特别是在我年老之后，觉得有人还惦记着我，这总是高兴的。

至今，我在清华建筑系已逾70年，在建筑系里，我也仅仅是普通一兵，但却曾和如此优秀的建五班集体建立了友谊，实在是平生中一件最幸福的事。能够和这样一些好同学交往了几十年，回想起来，对自己当年的“班主任”工作没能做得更好，真是有愧于当年组织上和同学们的信任 and 希望。反思起来，我除了比同学们略长几岁之外，谈不上有什么可取之处。所以，对同学们来说，忝为“兄长”而已。故此，作为家常的心里话和弟弟妹妹们交交心，谈一点心中想说的话，都是自己人，没有什么顾忌，坦然面对。

大家都过了80岁了，你们当学生的时候才20岁出头，我30岁，就似乎比你们大了许多。到了现在呢，你们80岁，我90岁，好像我们也没有太大的差异了。人生如此，我想，就我贸然充当你们的大哥，想也许不会有什么异议吧！

祝大家，我的弟弟妹妹们健健康康，家庭幸福，平安吉祥，快乐常在！让“建五”这面旗帜一直飘扬下去。



○张思浩（1965届建筑）篆刻